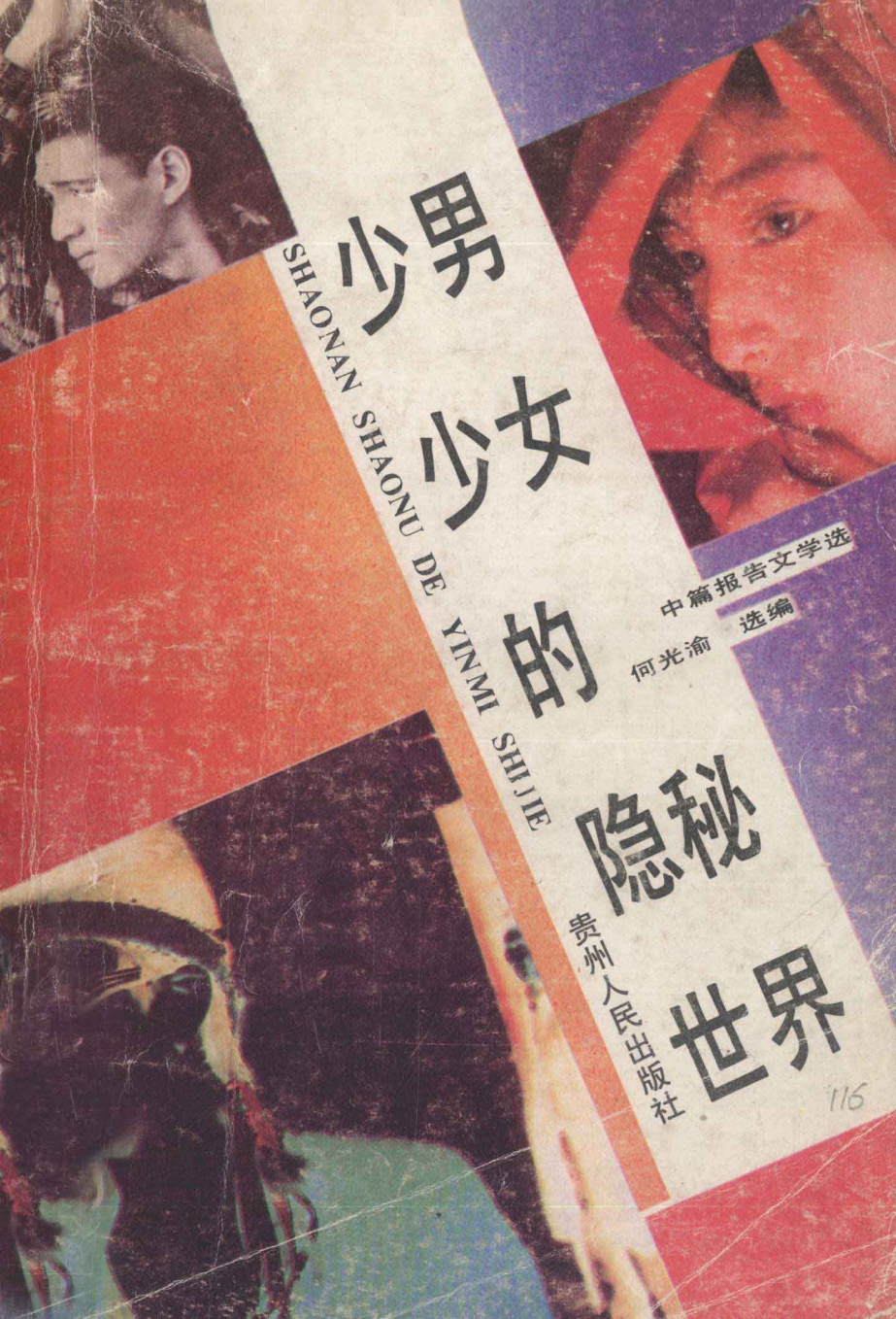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的

SHAONAN SHAONU DE
YINMI SHIJE

隐秘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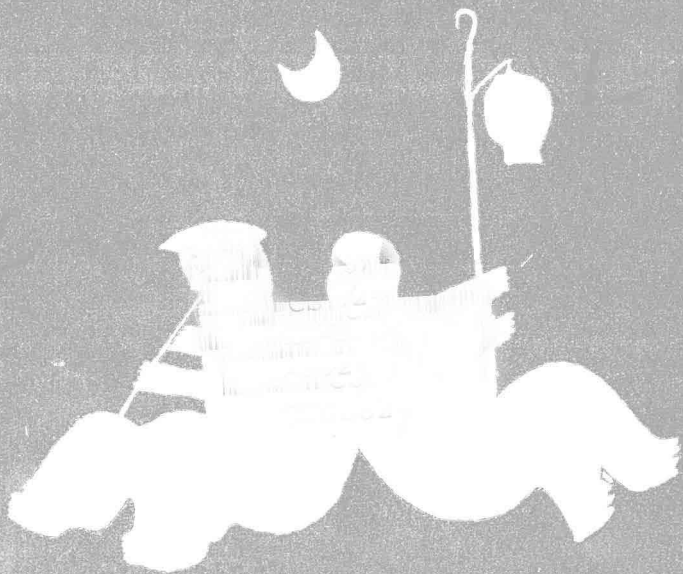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篇报告文学选
何光渝 选编

争鸣中篇报告文学选

何 光渝 选编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彭念谷
封面设计 胡朝惠
技术设计 薛楠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中学生争鸣中篇报告文学选
何光渝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江西修水县印刷厂印刷 贵州人民出版社书刊发行服务公司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875印张 22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7—221—00752—7/I·144 定价：3.15元

编者前言

中学生，一个诱人的世界

何 光 渝

选编这部书的设想，是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产生的。那日，念谷兄到报社，因为是中学时的同学，话题自然就由那三十年前的初中时代开始，直说到今日中学生读物的匮乏。我因老同学之故，又自信平日读书颇杂，便随口建议他编一两本中学生题材的小说集或报告文学集。话刚出口，就被他死死咬住，当即认认真真地要我“承包”此书，上下两册，小说与报告文学各一；此后不过数日，他便报经贵州人民出版社郑重列入了当年临时增补的选题计划。信口开河而促成了此书的出版，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平日阅读，常是信马由缰，兴之所至，不拘门派雅俗，纵目浏览。如遇佳作，便光烂记于心内，后秘藏于柜中，而不太去理会别人的褒贬好恶。如今受命选编，我想，也只是将自己平日的所读所好，择选出来，介绍给读者，窃意在“同享眼福”。至于见仁见智，人各有别，我不敢强求。更何况，一人所阅有限，一书所容难全，当是常情常理，也是用不着虚饰“抱憾”的。

当前，我国现在至少有五千万名中学生。五千万，该是一个多么色彩斑斓的大海，一个多么生机勃勃的世界！

可是，对于这个世界，这个少男少女们隐秘的全新的世界，人们知道多少、理解多少呢？

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父母——一代“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的中年人，不得不把自己被“十年浩劫”耽误而无法实现的希望，含辛茹苦千方百计地牢牢寄托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于是，中学生稚嫩的双肩上，超负荷地承受着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理想和希冀。于是，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们，不得不长成早熟的一代，多梦的一代，多思的一代。

从穿着红衬衫要求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安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最终被学校家庭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推向深渊坠楼自杀的宁歌（《女中学生之死》）；从如今已成为遥远梦魇的中学生“红卫兵”愚昧而狂热的大串连（《历史沉思录》），到紧紧盯着“金字塔”尖顶的复旦大学少年班学生的眼睛（《十七岁，在金字塔尖》）……在作家们的笔下，独特的文学视角、迥异的文学语言，不同的审美感受，都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就是全社会最关心也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少年——青年过渡期的大苦闷。

中学生们有着什么样的内心世界？他们正在怎样看待自己、人生和世界？什么是他们的欢乐和苦闷？这欢乐和苦闷的源头在哪里？是什么妨碍着父母师长与子女学生心灵的沟

通？你在哪里失去了你的孩子——他或她？人们应该如何去教育、去理解、去尊重、去热爱那些年轻的生命？……

愿我们年少的、年长的、男男女女的读者们，能从这些由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萃材料里，能从这些跳荡着良知的焦灼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安然、宁歌、庄庆、梦扬、黎莲、永乐和施邛们正经历着的“那一种”生活，并能由此而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正渴望着彼此都走到对方的世界中去，达到一种新的和谐。

三

选编于这部书中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学生与社会、学校、家庭的关系，中学生的自我意识与“早恋”等问题，作了一些形象的探讨，虽然远远没有涉猎中学生生活所提供的全部问题，但是，却已足以让我们看到自己曾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的客观世界。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现代意识、价值观念、是非观念、伦理观念，给年轻的和已不年轻的读者，都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自然，这些作品在刊物上发表时，曾先后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社会的兴趣和关注，其中不少篇章为中学生及他们的家长师长们争相传阅。成为校园内外热烈的话题，也因此而引发了激烈的文学的和更为激烈的非文学的社会批评。种种夸赞非议传颂诘难的焦点和实质，细心的读者不难从本书中一些篇章的描述中察看、体会到。孰是孰非，相信读者会得出自己的判断、

作为一个过去的中学生，我深感今天的五千万中学生的精神状态，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历史创造者的整体

风貌。正因为如此，作为本书的选编者，我有理由期待中学生题材的作品。在揭示他们心灵世界的整体形象、创造精神和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等方面有新的突破；我也有更多的理由期待着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所有的中学生在青春期中，身心都能得到全面的、健康的、自由的发展。

因为，他们是年轻的太阳，未来的希望！

1988年7月31日记于贵阳

目 录

编者前言

何 光 渝

历史沉思录

胡 平 张胜友 (1)

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

罗达成 (92)

多思的年华

孟晓云 (147)

你在哪里失去了他

孟晓云 (202)

黑色的七月

陈冠柏 (251)

十七岁，在金字塔尖

罗达成 (283)

历史沉思录

——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

胡 平 张胜友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死去的与活着的同代人

第一章 历史的大深渊

由南昌出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旅程，离214公里的里程碑不远，大客车驰上了一座桥面，大桥的另一头便是吉安市了。

高耸的桥身，两侧古铜色的梭标形灯柱。桥面上，有一块块水泥补的痕迹，表明它曾承受过太多、太多的负重。桥头堡上，是猎猎飞扬的红旗的雕塑；桥头堡正面，以红底黄字，分别镌刻着毛主席那大气磅礴、神韵飘逸的手书——《西江月·井冈山》、《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年深月久，日晒雨打，有点脱色了，再衬上周围的一圈圈水渍，字迹也多少有些模糊……

记忆却一下清晰了。顿然，二十年前的一场摇撼中国大

地的风暴，滚过我们的胸前——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红旗，标着形形色色长征队名的红旗，来自祖国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红旗，霞涌在这条路上；

步履，带着桦头般的信念与累累血泡的步履，蹒跚而又整齐，疲惫而又执着，潮奔在这条路上；

青春，似雏鸡啄破蛋壳，终于从课堂里、从书本中得到释放的青春，闪动汗光与豪情光芒的青春，云集在这条路上……
吉安，犹如井冈山的第一道门户。

由此，将进入博大的吉泰盆地和伟峻的罗霄山脉；

由此，几乎在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都能拾到英勇的故事，悲壮的传说。它们的稠密会使人想起，四月，这里满山遍岭艳如云锦的杜鹃花。

我们——当年的两个“狗崽子”、准红卫兵，也曾侧身其间。

即将北上的列车里，我们怯怯懦懦，躲躲藏藏，象两名

在逃的罪犯。“红五类”组成的纠察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来，一顿名副其实的棒喝后，我们被赶出了月台。此刻，远隔千里，两人却牙关紧咬着同一念头：没有谁能阻挡我们革命！不让去北京，那就去井冈山；不让乘火车，我们可有一双腿！

一踏上这块土地，似乎一片灵光便将我们包裹了起来。沿途，没有谁想到我们的父辈竟是被十几年车水马龙般的运动绞得喘不过气来的“麻花”。我们习惯于承受歧视、敌意、寂寞的背脊，开始感到了一股股酥入肺腑的暖意。当好心的司机停下车来，要带我们一段路，我们回答“不到井冈非好汉”时，当我们真想坐下来歇上一阵、却见路边的稻田里有老农，我们又强打精神，与各自的伙伴们，恨不能拼凑起一支三军仪仗队的仪容，并齐唱“红军不怕远征难”时，我们第一次享有了做人的尊严……

就为了这，我们也盼时光倒流到腥风血雨的一九二七年！

那么，我们此行将不是以后辈人的身份，去瞻仰井冈山，而是以先行者的脚步，去跟随正烧红中国第一架大山的毛委员。肝脑涂地吧，热血冲天吧，我们将以此证明自己的体内没有黑心，没有反骨，有的只是一腔搏动着的忠诚！

昔日，下巴上刚生出茸茸细须的我们，在桥头留下这样一番思绪……

今天，鬓间已有根根白发的我们，在桥上拾起这样一番思绪……

象父亲听儿子讲自己童年时代也讲过的故事，遥远，稚嫩，甚至还感到荒谬，可他却不会厌倦，更不会去嘲弄。因

为一切镌刻进生命年轮的东西，都是历史。

晚餐后，一辆黑色的伏尔加，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载着我们向井冈山进发。

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

旗锣坳，罗浮，桐木岭，白银湖。

盘山道上，雪亮的灯柱下，左深渊，右悬崖，悬崖之上，松、杉、竹、槐、橡、板栗、梧桐、山毛榉……还有各种各样不知名的乔木与灌丛，竞相峥嵘，恣意繁衍，盘虬错结，旁斜侧出，将一条盘山道挤压得斗折蛇行。山风来时，枝动叶摇，呼呼声苍劲而又沉郁，仿佛是一位巨将，舒腰伸臂，就要把盘山道一股脑儿给丢向天空。偶尔有一只野兔，站在公路当中，痴痴地瞪着车灯，一副沉思中的哲人模样，等开近了，它倏忽一躬身，带着它的哲学，闪进了路边的蓬草……

山势渐高，气温渐低。在罗浮，还觉得暑气逼人，可一过桐木岭，我们顿时如喝了一杯冰镇的橙汁。岭上的空气，也象被冰镇过了，清新，洁净，宜人，气温宜人到此程度——如再高一度，便微觉燥热；如再低一度，又略生寒意……

随着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的临近，记忆，属于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又一次纷至沓来，热闹似动地的渔阳鼙鼓，浩茫如眼前将天与山溶为一体的夜雾。

我们，站在下榻的招待所的栏杆前眺望：不见了高耸的烈士纪念塔，不见了庄严的革命博物馆，不见了用红土筑成、并与红土一般朴实的毛泽东同志的旧居，更不见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与六十代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茨坪在团团大雾之中。

蹑手蹑脚的，无声无息的，我们只能从脸肤、指尖上，感觉到夜雾轻柔、湿润的滑动。

它朦胧而又神秘。莫非它就是那逝去了的 历史 的 大深奥——

“红卫兵”这三个字，一度对一些人来说，是骄傲、是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象征；与此同时，它又是另一些人恐惧的源泉。一度，它是举国仰慕欢呼的对象，是远征归来的凯撒、拿破仑；曾几何时，它又成了魔鬼、动乱、打砸抢的代名词。它是一些人的梦：英雄梦，恶梦；却又是另外一些人的谜。当今世界上，目光关注着东方这块广袤、古老大地的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几乎都在疑惑，都在探究，到底这些天兵天将们是从哪块石头里蹦出来的？

沧海桑田，岁月如流……

二

历史是一条完整的长河，但，有时会被掩盖、被曲解。我们截取的，却是几个真实的片断。

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他第一次以绝对不会被人误解的口气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

复辟的危险性。”

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席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时他的话就更带有告诫的意味了，如果党和人民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

“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

据井冈山外事办公室保存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一九六六年的来宾登记表，红卫兵赴井冈山串连始于当年九月。

在九月的几页上记有——

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哈尔滨红卫兵、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井冈山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四十三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

十月份的记载，顿显粗疏，似有无法详记之难——

北京四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总联络部）、红卫兵七批（高干子弟）、全国各地来红卫兵（一至二十五批）、北大聂元梓等、肖华女儿（红卫兵）……

月末有统计：“红卫兵共计40批，5743人。”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间教室。

一群年龄大不到十九岁、小不到十三岁的孩子聚在一块儿。他们大都是高级干部子弟。

象这样人员构成的聚会，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好几次了。家庭政治环境造就了他们的政治敏感，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从家里捕捉来一星半点高层政界的消息，并聚在一起交换。他们爱在这信息的互补、反馈之中，激发、比试各自的政治想象力，同时俨然以父辈的姿态，对世界与国家的态势，进行粗线条的分析、评判。

这一次内容却不同了。如果说过去，因为“弄得不好，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的恐怖气氛，因为祖国正有被“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包围之中的危机感，一直高唱“社会主义好”的他们一下震惊了，似乎一向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艳阳天，将有可能被风雨如磐的长夜所吞噬；那么今天，因为“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一类小道消息的传播，因为五月十八日林彪一次讲话中所透露的“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似乎已经听见霍霍磨刀声的他们，顿感亡党亡国的可能性大大逼近了，此时，人人脸上印着成年人般的严峻，并举起右臂，未脱稚气的嗓音，发出了一片掷地有声的誓词：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中国首批红卫兵揭竿而起的日

子。

三

井冈山啊，这是你吗——

往日幽谷般的博大、深沉去了哪里？

往日翠竹般的清丽、文静去了哪里？

往日云烟般的恬淡、悠远去了哪里？

你变得浮华，好似人世间一座最宏大、香火最鼎盛的庙宇；

你变得自卑，好似一朵环绕观世音足下的千叶莲花；

你开始喧嚣了，正如那高音喇叭连篇累牍地涌出两报一刊社论；

你开始迷乱了，正如一个瘦骨嶙峋、摔了碗碟、又砸锅灶的中国，却在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博物馆，中厅的毛主席雕像前，一支接一支的长征队在这里站好。

顾不得放下行李，落实住处，更顾不得拂去尘灰，弄盆热水来揩把脸，泡泡脚。十有八、九，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这里高声齐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以巍巍五百里井冈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真不象是背出

来的，而象是从自己的血管里涌出来的。此时，嘶哑了的嗓子会嘹亮起来，瘫软的身姿会抖擞起来，昏暗的心房会敞亮起来，某种确实实存在过的、浑厚而又空洞、明彻而又盲目的力量，使生命的帆蓬顷刻间鼓满了猎猎的江风……

暂且倒下长征队从未倒过的旗帜。

扑过塞外的风沙……

染有江南的秋雨……

萦绕南疆的海韵……

牵动北国的金风……

此刻，一个个红卫兵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同时，写下了一段永远不会忘怀的人生旅程。

中厅的两侧，摆满了献上的旗帜。谁都想让自己的队旗享有醒目地位，占据更大的面积。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收起一批。到大串连结束时，博物馆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

运动伊始，博物馆的馆长就因“开三家村井冈山支店”的“黑帮罪”给揪了出来。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十二、三个人，分成了两个山头。许是因为长期与井冈山打交道，对它的革命历史滚瓜烂熟，一个山头叫“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该团原是井冈山红军三个团里由秋收起义部队所组成的一个团，沿用过来，今天也自然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另一个山头也“古为今用”，叫“三猛”战斗队，“三猛”是林彪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一个著名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队名同样够份量外，还颇有几分火药味。然而，两个山头间并无战事，也许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仅客观原因